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分，家学传统与书院¹

万安玲

(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系, 美国)

摘要: 1315 年恢复科举制度以前及以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它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蒙古征服后，书院对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

关键词: 宋元转变；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分，家学传统与书院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1315 年恢复科举制度以前及以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它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庭，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有关史料的直接陈述证明，蒙古征服中国后，书院对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

袁槐（1266-1327）在岑翔龙（1261-1306）的墓志铭上写道：“弱冠，即起家为高节书院山长。调和州教授，又调江陵教授。”² 岑家为余姚（浙江绍兴）望族，书院就在当地。据袁槐所述：“咸言岑氏善择婿。”³ 杭州湾边慈溪人著名学者黄震（1213-1280，1256 进士）的儿子黄叔英（1273-1327）是岑氏婿之一。⁴ 黄叔英居于他岳父家，教他岳父的两个儿子。两人后来都科举成功。岑良卿于 1318 取进士，其弟岑士贵于 1321 年取进士。⁵ 岑良卿授圭章阁学士。岑氏家族与黄震家族的婚姻联系以及由联姻带来的教育利益，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按袁槐的看法来说，是从岑翔龙成为书院山长开始。这一战略的运用并不局限于南方地区或南方汉人。按照著名的北方人真定董氏的董士选（1253-1321）元史传，描写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的父亲虞汲的情况：“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⁶

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在北方，儒士和佛僧道士于 1238 年参加科考，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社会特权及经济利益。⁷ 随着征服南方，中国北方再次通过科举考试确认儒户地位。与此相对照，对南方儒户地位的确认，主要根据当地政府核实他们在宋朝时的地位背景。从 1277 年起，那些能提供自己士绅或官员身分凭证的人，可登记为儒户。这些登记在册的儒户，其地位起初并不十分确定，但在 1290 年的户口调查后，这些登记就具有永久性质。事实上造成了与宋代相对社会流

1 感谢浙江大学詹天祥教授帮助翻译。

2 袁槐，《清容居士集》（四部备要）29.4b（江陵儒学教授岑君墓誌铭）

3 袁楠,《江陵儒学教授岑君墓誌铭》29. 4b.

4 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元人](北京:中华书局,1987)III. 1489; 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人](台北:鼎艾书局,1974-76)IV70.

5 袁楠,《江陵儒学教授岑君墓誌铭》9. 4b. 元人I. 449.

6 宋澹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56. 3678:Paul J. Smith, "Family, Landsmann, and Status-Group Affinity in Refugee Mobility strategies: The Mongol Invasions and the Diaspora of Sichuanese Elites, 1230-133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2. 2(1992), 678: 元人 I. 30-31.

7 安部健夫《元代知识人与科举》《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 3-51(5-14).

动,完全不同的一种世袭等级制度。⁸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在宋朝末的社会身分而确认为儒户的家庭,不论他们未来的学仕成就如何,都能保持他们的地位。这一地位带来的利益首先是经济上的:免除徭役并由学生提供一日两餐,对于无其他收入的老儒,给予必须的补助。⁹对维持儒户身分地位的唯一要求比较简单:有一位家庭成员上本地官学,或者维持一个家,由父亲或兄长任非正式的教师。¹⁰兴办,重建或支助书院,成为南方家庭维持其儒户地位和增加入仕机会的有效战略。由此,我们对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南方许多士绅家庭恢复和兴建书院这一情况就不会感到意外。

一:石峡书院

的方氏

为了说明书院和家庭名利或发迹的关系,我们先考察一下南宋末年著名士绅方逢辰(1221-1291)和他家人在宋元转变期间的经历。石峡书院建于方逢辰的家乡淳安(江浙,建德)。¹¹虽然方逢辰于1250年获殿试第一名(状元),但他的为官生涯却因为与贾似道的冲突而受挫。即使在贾似道失势,他被命为朝廷高官后,方逢辰也拒绝供职,告退回石峡书院授业。1271年,朝廷授额於书院。¹²就在蒙古征服这一地区后不久,一位女真地方官任命方逢辰的一个儿子方梁为书院山长。¹³方逢辰的几个儿子合捐了两顷田地给书院。尚不清楚,究竟是任命书院山长还是捐赠田地为先。根据别处的证据,有充足理由设想,书院山长的任命,是对方逢辰几个儿子捐赠田地给由他们父亲创建的书院的奖赏。物质的和它的鼓励,促使象方逢辰这样的家庭把原属于自己的田地捐给书院。除了担任书院山长,还有那些经济利益呢?与宋代不同,元代私人捐赠给书院的田地不能免税。¹⁴所以方逢辰的儿子捐赠田地给石峡书院不是为了逃避缴纳田地税。不管怎样,把田地划出一部分给书院后,能象方逢辰的一个儿子那样,获得任命为书院山长作为回报,那对后代会是有利的。但是书院山长这个头衔,除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认可以外,是否还带来其它的利益呢?

书院山长的薪俸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况而不同。根据《庙学典礼》,1287年在浙东道和福建道,书院山长的月薪为三石米和三两纸币。¹⁵与其它收入相比较,它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的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据资料,成年人每月的粮食需

8 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19(1415);《庙学典礼》王硕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 56-63.

9 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19;《庙学典礼》1. 9;2. 42;121 • 22.《通制条格校注》方龄贵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5. 210-212.

10 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18;《庙学典礼》1. 18;1. 56.

11 宋人, I81-83.

12 方中编《蛟峰外集》(四库全书)3. 33a, 牟轍《重修石峡书院记》.

13 牟轍《重修石峡书院记》3. 33a:王应午《蛟峰外集》3. 31a《石峡书院增田地记》.

14 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2000),107-108.

求是三斗米。¹⁶也就是说,书院山长的谷物月收入可以养活10个成年人。而三两纸币月薪可以购买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需求。¹⁷以1287年规定的书院山长的薪俸作为大体的基准,我们可以估算,书院山长的收入至少可以养活全是成年人的十口之家。与其它入流和不入流的教育职位相比,书院山长的职位是非正式官位,但其薪俸处于中等水平。¹⁸从整体上相比,这一由元朝政府任命的书院山长职位,其薪俸低于县级行政官员,但至少可以养活一个大家庭。就石峡书院方逢辰家而言,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的一个书院山长儿子的薪俸,足以养活一个不小的家。1291年方逢辰去世后,他的弟弟方逢振(1262年进士)接手石峡书院的讲席。¹⁹

石峡书院仿照福建西北部朱嘉的武夷书院。讲授并考试诸如朱嘉的“通鉴纲目”,朱嘉和吕祖谦的《近思录》,张拭的《西铭》。²⁰石峡书院的教雪活动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后来,因为从方氏兄弟捐赠田地上的收益,不足以维持书院而停办。²¹1309年,淳安达鲁华赤爱祖丁重建县学并决定复办石峡书院。他与廉访佥事吴公商量,然后劝说当地贤达出力复办石峡书院。²²无论在哪里,政府官员都要依靠当地士绅家族的支持来办教育。从士绅家族方面来说,这是确认他们在当地社会主导地位,取得象山长这样低级职务或其它当地教育职位的机会。方氏家族把投资教育作为取得地位和提升地位的手段。1330年,方逢辰的孙子方道浚取进士并点翰林编修。²³此后,任一系列地方官,直至江西行省员外郎。蒙古人统治下,方逢辰的后代,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从他们前辈的隐士转变为科考和士途的成功者。元代关于石峡书院的最后纪载,是1332年42名学生在书院举行舍菜,竖立方逢辰的塑象。²⁴

方逢辰和他的兄弟在13世纪晚期,十分赞同并支持忠于南宋的团体。他的几个儿子与当地非汉族官员合作以维持书院,而他的孙子科考成功,被任命为元朝政府官员。从1270年到1330年间石峡书院的历史,对方氏家族不无是个讽刺。方氏家族的情况并不是例外。蒙古征服南宋后,许多人显示了对南宋的忠诚。然而,不少家庭很快顺应了新政权。南方的精英家庭在保持家学传统,使他们取得儒户身分的同时,通过资助书院以维持其社会地位并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精英家庭的做法也符合当地非汉族官员的意愿。他们鼓励书院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建立石峡书院南宋忠臣的形象。

二：家族书院与科举制度

16 《元史》96.2476; 徐梓,82.

17 徐梓,82.

18 徐梓,83.

19 黄宗羲,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四部备要》,82.15a.

20 牟峨《重修石峡书院记》3.33b.

21 王应午《石峡书院增田地记》3.31a; 牟峨《重修石峡书院记》3.33a.

22 王应午《石峡书院增田地起》3.31b; 牟峨《重储石峡害院起》3.33b; 元人 IV.2206.

23 元人,170.

24 方中编,《蛟峰外集》3.34b-35a,徐持敬《立蛟峰先生塑像记》; 元人 II.912.

萧启庆教授将方道浚于1330年中进士视为蒙古统治下,南方士大夫家庭教育策略的成功例子。²⁵萧启庆通过对元朝科举档案文献,和中举者家庭背景的详尽研究,得出结论,相当数量的江南士大夫家庭,在朝代更法和外族征服的变迁时期,通过保持家学传统而延续。²⁶科举制度一经恢复,相当数量的士大夫家庭也重新取得功名地位。虽然萧教授

也提到书院与家学传统的关系，但未强调书院与儒户地位的联系。无论如何，我认为对保持儒户地位和加强家学传统，以其读书和做官之间联系的确立，家族书院是有意义的机关。

像方逢辰退隐到石峡书院一样，不少人在南宋灭亡后归隐故里。1268年的进士张卿弼退隐到弋阳（信州，江浙）的蓝山书院。张卿弼于1281年创建蓝山书院，是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后来他的弟子杨应桂（1243-?）继承他的职务。张卿弼和杨应桂都曾是宋朝的太学生。张卿弼的后代张纯仁于1321年取进士。1332年，张纯仁和他弟弟捐赠田地给蓝山书院。²⁷张卿弼的另一弟子方回（1227-1307）（据称是石峡书院方家人士），于1327年取进士。同一年杨应桂的儿子通过县试。²⁸虞集在蓝山书院的一片记文中赞美这一系成功的科举。他指出：“皆遗教余泽之所出也。”²⁹

就如方逢辰在石峡书院所作，杨应挂退隐创办书院，避免宋亡后继续担任公职，不仅为自己的弟子提供了一个职位，也为自己的后代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科举制度恢复后取了进士。十年后，杨应桂和他弟弟捐赠田地给书院。事实上，采用了早些时候方逢辰的模式——捐赠田地与官方任命相联系——也与恢复科举考试后的情况有联系。程端礼（1271-1348）于1340年纪念蓝山书院完成重建时，阐述书院的丰富；并提到，自从科举考试采纳道学思想家的教育观后，准备考试成为书院教育的目的。³⁰

三：1275-1315年宋元转变时期书院与本地精英家族的命运

命运

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吴澄（1249-1333）的学生夏友兰（1270-1312）于1300年在自己家乡，江西抚州乐安建整溪书院。³¹11年后，朝廷授匾。次年，朝廷任命官员管理这一书院。元仁宗（1311-1320在位）即位后下诏，任命夏友兰为会昌同知（江西赣州路）。夏友兰在任仅一个月，即因病返回故里。但夏友兰的儿

25 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9；萧启庆，《元统元年近士录校注》《食货月刊》13（1983），72-90；147-162.

26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36.

27 虞集《道园学古录》（台湾华文书局1911影印本），7b-10a《蓝山书院记》8.8b-

28 虞集《蓝山书院记》8.8b.

29 虞集《蓝山书院记》8.8b.

30 程端礼《畏斋集》（四明丛书），5.1a-3b《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

31 吴澄《吴文正公集》（1756校刊本），2330a-32b《乐安县整溪书院记》；元人 II 860.

子夏志学继承了他父亲的双份遗产：继续支持书院和获得他父亲的官职。³²根据吴澄所写关于整溪书院的铭文：“其基构其田地粮皆夏氏之货。”³³夏家的财产并非无足轻重：拥有500亩田地，能年产200石稻谷。夏友兰在当地颇有名望。

夏家几代人在宋朝都在乐安任地方武官。³⁴出于对夏家在地方武装方面作用的认可，夏友兰的父亲夏栝（1248-1293），在元初被授予世袭的军阶百户，并被任命为乐安的镇抚。³⁵在此我们看到，对于在宋朝起着地方武装作用的家庭，元朝初年仍授以军阶和官职。他们的后代投资于地方教育，从而或得在外地当官的回报。与夏友兰父亲的军阶相比，同知是一个较低的官职。但对于蒙古统治下的江南精英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期盼的特权。

更普遍的情况是任命书院的创建者为山长后，授予县一级的官职。刘履泰遵循其父亲

的遗愿,于1301年在益阳州洞庭湖南资水中的一个小岛上,创办庆洲书院。³⁶他捐赠田地360亩建书院,获朝廷准许并被任命为山长。1340年,刘履泰死于通道县尹任上。他的几个儿子继续资助书院。他们捐赠现金10,000吊,田地200亩,恢复被侵占的田地100亩。这时的山长是刘岳申(生于1260)的学生康震。他在碑文中纪念书院的重建和扩大。³⁷许有任(1287-1364)在一篇铭文中也提及此事。他还指出在康震以前有过11位山长:“愚惟:古作器必铭,重其始以励其后也,况若是其大者乎?履泰阶是为其官,始不属笔於人,不自声其功也,其在继者哉?而四十年无及是者,厥不甚哉!”³⁸上述段落直接指出,兴办书院和致仕的关系。即使是象刘履泰那种比较低的官职。

上述例子中的模式,同样存在于庆洲书院的个案中。一个人创建书院以光大自己父亲的学问并任山长。然后接受官方的低阶官职。下一代的家族成员作出更大支持。这里,刘履泰的几个儿子给书院既捐钱又赠地。除了这些,没有关于这几个儿子的其它资料。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也被授予官职。

兴办家庭书院,并不局限于南方或汉人家庭。历山书院的(中书省,濮州,郟城)情况说明,甚至蒙古人家庭为了长久家学传统,保持家庭成员的学者和精英的地位,也采用了兴办书院的战术。出身于蒙古等贵伯牙吾(Baya'ud)氏族的千奴(Cin0'a)[死于1318年以后],绰号历山先生,大约于1290年建立了历山书院。³⁹他的祖父忽都思(Qutugsi),于1255年灭亡金国的战役中被杀。他父亲和向(Qosan)南宋灭亡后当官。⁴⁰千奴的元史传中写道:“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

32 吴澄《乐安县鳌溪书院记》23.31a.

33 吴澄《乐安县鳌溪书院记》23.32a.

34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5; 322, n53.

35 元人 II.859.

36 元人 III.1855.

37 刘岳申《申斋文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1970)6.16a-17a 《重修庆洲书院集》. 元人 II.1042.

38 许有任《至正集》(四库全书电子版), 36.11bb 《庆州书院记》. 又看陈谷嘉, 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上册, 368-369。

39 程钜夫(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1970)12.13b-14b 《历山书院记》:元人 IV.2334.

40 元人 IV.2580, 2559.

词堂於历下,筑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⁴¹根据程钜夫(1249-1318)的记载,千奴办学不仅给当地人教育机会,还予以帮助。书院有医生为学生和当地居民治病。学生在课余时间练习射箭和军事技术。所以书院具有实用和慈善的功能。⁴²程钜夫在碑文中提到这个蒙古家庭的三代人。他们通过兴办书院支持当地教育,做法与江南精英家庭完全一样。除了讲授传统的学问,书院提供医疗帮助和训练射箭,显然很强调实践性。

1286年,程钜夫以忽必烈(Qubilai)的名义招募江南士人。他对在历山书院,向蒙古显贵家庭的子弟讲授自己的学术成就深感兴趣。⁴³程钜夫还著文纪念山东的东庵书院。东庵书院建于1315年,以北方人士解节享命名。解节享从1285年起担任一系列官职,最后官至翰林侍讲学士。退隐后,他利用自己的资源,在住宅边兴建书院。解节享退休,兴建书院之际,正值元武宗(1308-1311在位)颁令,将贵族头衔授与五品和五品以上官员的祖先和子孙。⁴⁴解节享的父亲和祖父也列为贵族。解节享请人书写墓志铭以宣告此事。姚燧

(1238-1313)为解节享的父亲解禧(1228-1308)所写的墓志铭中,确定解元(1089-1142)为最早的祖先,家居真定,有12个儿子。⁴⁵解元的墓志铭上周孚写道,他生于西北边障的保安。在韩世忠旗下作战。⁴⁶他任镇江都指挥使,死后葬于镇江。北宋灭亡以后,许多北方人象解元一样葬于南方。⁴⁷金国和南宋时代,解家情况又如何呢?解禧的曾祖父在金国取进士。他的祖父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金国末年任绫锦院长官。金国灭亡后,解禧的父亲从真定迁至山东高苑。1238年,元太宗(1229-1241在位)颁令考试,授予解家绣有“义儒”的旗帜竖立在门前。程钜夫写道:“按解氏世以儒术起家,历宋金多名进士。家藏书万书千卷,而君於书无不读。至元十三年诏试天下士,君中道选由是阶以入仕。”⁴⁸程钜夫所述关于解家的大量藏书和解节享的博览群书,说明经受金国统治北方和蒙古征服的军事政治变迁后,解家仍保有其家学特点。解节享在1276-1277年为北方汉人举行的考试中取得成功,是他入仕的起点。解节享退休后兴办书院,显示了解家在当地的学术地位,以及在元朝政府中的官方地位。

四：家庭教育投资的遗产：家塾，义塾，和书院

41 元史 134.3259.

42 程钜夫《历山书院记》 12.14a.

43 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8),347-351.

44 Herbez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07-508.

45 姚燧《牧庵集》(四库全书电子版), 25.1a-4b 《赠少中大夫轻车都尉渤海郡侯解公坟道碑》: 宋人 IV. 3282.

46 周宇《蠹斋铅刀编》(四库全书电子版), 28.1a-4a 《宋故保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解公神道碑铭》.

47 姚燧,《赠少中大夫轻车都尉渤海郡侯解公坟道碑》, 25.2a-3a.

48 程钜夫《程雪楼集》 13.17a 《东庵书院记》.

元初,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明州以东舟山群岛的翁洲书院,原为南宋时应(千+)繇所建的家塾。应(千+)繇为1223年进士,1240年任参知政事。⁴⁹宋理宗授与这个学校一匾,与应(千+)碍、被提拔为高官有关。应(千+)繇是应傕(1193年进士)的侄子。家塾就建在应傕的宅基上。⁵⁰翁洲书院的学生包括宗族,但不招收非应氏的子弟。⁵¹元朝政府控制教育以后,任命应(千+)繇的后代应翔孙为山长。因为缺乏资金,1295年应翔孙带动自己的亲属捐赠财产给书院。⁵²冯福京在一篇记文中提及应翔孙捐赠田地产一事。他是通知,也编著《大德昌国州图志》(1298)。⁵³

与石峡书院一样,翁洲书院也是在元初从家塾转变而来的。这一转变伴随着利益的交换。家族捐地办学,家族成员被任命为山长并获得社会地位。即使在13世纪中,宋理宗正式命名翁洲书院并授匾,但它本质上仍属于应氏家族后代和亲属。自元初才转变为官方书院。它为当地提供教育资源,同时也为应氏家族确立了在官场的基础。1298年地方史中有一段简单叙述,提到应氏家族除了任翁洲书院

山长,可能还有其它利益所得。应的后代应实于1295年任海南安抚副使。同年应翔孙任翁洲书院山长。⁵⁴1307年翁洲书院毁于台风。1320年,同知干文传(1276-1352)监督重

建书院礼堂和正门。1330 年代中期，山长和知州进一步恢复和改建书院。⁵⁵1295年，书院重建时，设立了纪念朱蕉的祠堂。根据冯福京的记文，翁洲书院遵循朱慕白鹿洞书院的规矩。561338 年庙堂内增加了应（千+）繇，他叔父应傖，他侄子应翔龙的位子。⁵⁷1340 年翁洲书院山长曹性之重建书院。天台人士应奎翁著文纪念此事并声称，他是长期居于部县的应的后代。⁵⁸

朴山书院开始也是一座义塾。大约在南宋末年为易经大师严肃（死于1278 年）所建。1305 年，其子严用父（1238-1322）扩大家塾为书院。严肃的学问为江万里（1198-1274）和马廷鸾（1222 -1289）所赏识，并推荐他为秘书省校勘。⁵⁹但是，严肃没有接受这一不入品的职位。⁶⁰严氏家族数代在江西太和县居住。⁶¹朴山书院就在当地。揭保斯为严肃所写的墓志铭中指出，严肃的曾孙严有开的家族血渊可追溯到唐朝末年。当时严家离开陕西西北部的冯翔。严有开称，严氏家族自从

49 冯福京编，《大德昌国州图志》（宋元地方之丛书），2. 10a-13a；袁楠编，《延祐四明志》（宋元地方之丛书），14. 24b；王元恭编，《至正四明续志》（宋元地方之丛书），8. 5b-7b. 宋人 V. 4093.

50 宋人 V. 4092.

51 《大德昌国州图志》，2J0b-

52 《大德昌国州图志》，210bub-

53 《大德昌国州图志》，6. 4a.

54 《至正四明续志》，85b；元人 121 · 22.

55 《至正四明续志》p85b；2. 10b 。

56 《至正四明续志》，85b.

57 《至正四明续志》，8. 6b；元人 H. 1188.

58 宋人 V. 4298-9. 刘将孙《养吾斋集》（四库全书），15. 21b-25a 《朴山书院记》：元人 W2106

59 宋元学案补遗别附，2. 60a；吴澄《吴文正集》，86. 2b 《从仕郎瑞州路高安县尹严君墓志铭》

60 刘将孙《朴山书院记》15. 25a.

61 揭系斯《严先生碑》《揭系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 382.

来到江西太和后，即“弃武从文”。自祖先严震于 1042 年取进士并任常州推官起，严家就进入士绅行列。⁶²

严用父办义塾招收严氏和非严氏子弟。⁶³我们知道严用父担任过江西北部瑞州高安县知，但不清楚，他任这一官职是在创立朴山书院以前还是以后。吴澄为严用父所写的墓志铭中提到，严用父和他的家族在当地从事的大量慈善活动：筑桥，修道观，建佛庙。吴澄赞成严家的慈善活动：“施药而医所不能医，施棺而葬所不能葬，收养贫家遗弃之儿，赈粟平糶以活饥，造舟成梁以利涉。”⁶⁴书院仅是严氏家族许多慈善事业中的一项，尤如佛道之学补充易经研究。⁶⁵虽然吴澄记述他听说严家建议塾“教养宗族乡党之子弟，”但是，他好像认为不值得在严用父的墓志铭中具体提及书院。⁶⁶

根据刘将孙（1257 年生）所写关于朴山书院的铭文，严家举办义学是对当地需要的回应：

江西为文风胜处，庐陵郡又胜，乃未闻有如他路以书院兴而清者。大德乙巳（1305）吉州路太和州严氏朴山书院先圣燕居殿成……自是而讲堂斋序岁增月益，启福垣墉翼整完致……瑞阳尹严用父之所建也。其家事非甚有余而沛然悉力为之。⁶⁷

明代纪载指出，书院建成后20 年里曾被火毁。几乎荒芜了 60 年，直至明初严用父的后代重建。这证明书院作为家族机关，具有历经数代人和王朝变迁的重要性。⁶⁸

慈溪杜洲书院（江浙，庆元）的起源可追溯到1309年，当地人士童金捐赠田地，在杜湖的一个小岛上创办义塾。⁶⁹义塾办在童金祖父童居易（1223年进士）以前住房和书房旧址上。童居易是陆九渊的门人慈溪人杨简（1141-1226）的追随者。⁷⁰童金的儿子童桂捐赠山地给义塾。1336年获杜洲书院之额。与杜沙书院的情况相似，部县（庆元）的东湖书院起初也是一个义塾。⁷¹陆居敬和陆思诚两兄弟，为实现父亲陆天佑办义塾施教本地人的遗愿，于1325年兴建义塾。⁷²两兄弟捐地60亩办学。1328年义塾建成后，浙东帅王都中为其命名为东湖书院。⁷³他们首先在书院内为朱慕建祠堂。后来，又建一祠堂纪念以陈禾（1100年进士）为首倍受尊敬的十位当地士人。县尹阮申之任命本地人施教。1330年，当地学者

62 吴澄，《从仕郎瑞州路高安县尹严君墓志铭》，863ae

63 吴澄，《从仕郎瑞州路高安县尹严君墓志铭》，86.3a.

64 吴澄，《从仕郎瑞州路高安县尹严君墓志铭》，86.4b-5a-

65 吴澄，《从仕郎瑞州路高安县尹严君墓志铭》，86.3b-4a-

66 吴澄，《从仕郎瑞州路高安县尹严君墓志铭》，86.3a.

67 刘将孙，《朴山书院记》，1522a-b

68 《天下书院总志》（台北：广文书局，1974），83.8b-

69 《至正四明续志》8.9b-10az 元人 III-1436.

70 宋人 IV.2784.

71 《至正四明精志》，813a.

72 《宋元学案补遗》49.237b；程端学，《续斋集》（四明丛书），4.1a-Zb 《东湖书院记》；《至正四明续志》，8.13a-h

73 程端学，《东湖书院记》，4.1bz 元人 I201403.

程端学（1321年进士）在一块碑文中纪念书院的落成。⁷⁴程端学与其兄弟程端里（1271-1348）一样，都以教育论著而闻名。⁷⁵在这篇文章程端学一方面称赞陆氏的贡献，一方面批评当时的教育情形：

余谓：世人负千金货出所赢崇老佛舍以邀福田地利。今陆氏不及中人之产，乃能弹力以淑其乡人。其志未可与世俗语也，且其事有感于余心者，乃为试其本末而告之曰：古今之学不异而其效不远於古者，盖思其故哉。古者二十五家即有两塾，党术有序，国复有学。民无贵贱皆得受业。今之州县学若书院，非士类不入，而工农商贾无所於肆。古者自洒扫应对至於穷理存养。小大有序，食息起居莫非为学。其修於家者皆出而经国理民之本。⁷⁶

在此，程端学指出两点。第一是在古代从乡里到京师都有学校。第二是不管社会地位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学。是与五十年以前的同乡人王应麟在广平书院记强调家庭教育相同。

不管最初这些书院是否是义塾，记文的作者都认为创办书院的动机是慈善的。真人苏天爵（1294-1352）于1340年代创办的书院也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不仅仅是有名望的家庭认识到，办书院能带来入仕的前程：

新勒永寿乡壁里书院者，赵氏兄弟作之以诲来学者也。初，赵氏仅有中人之产，其父孝弟力田地，兼通阴阳五行之说，母亦贤明，延师以教其子。久之，乡邻从学者众，学舍至不能容，始损家货修建书院。⁷⁷

虽然赵家只拥有“中等”数量的财产——像杜洲书院陆家和朴山书院严家——赵家也出资建造书院。壁里书院拥有50柱的大，赵家还在邻乡拨田地 300 亩以供养学者。⁷⁸ 这里，作为儒家社会中母亲应遵循的典范，在家庭教育中，母亲起着关键作用。壁里书院于 1347 年建成时，监察御使杨俊民（与苏同是真定人）认可它是书院。当地官员豁免了赵家的劳役。⁷⁹ 报告朝廷后要求任命书院管理。苏天爵在 记文末尾告诉我们，兄长赵恕在辽宁开元路任教授，弟弟赵愿是一名隐士。⁸⁰ 与元朝初期方逢辰家几个儿子的情况相似，大哥获得教职，是政府对这个家庭有助 当地教育的一种承认。显而易见，免除劳役，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官员，是兴办书院 的家庭能获得的利益。苏天爵在记文中也阐述，这些家庭办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74 元人 I 611; III. 1432.

75 宋人 II 2433.

76 程端学，《东湖书院记》，4. 1b-2a.

77 苏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华书局，1997），2. 33 《新乐县壁里书院记》。

78 苏天爵《新乐县壁里书院记》，233.

79 苏天爵《新乐县壁里书院记》，2. 33：元人III. 1552.

80 苏天爵《新乐县壁里书院记》，234.

盖善风教而淑人心，明礼义以厚乡党，莫大于斯……苟非读书好义之家，则亦孰知以是为重乎！呜呼，世有田地畴连阡，岁收万钟，终岁不损一钱，宁肯兴学作士以化其乡里哉！⁸¹

苏天爵还把有些富人的吝啬与赵家教育的热诚作了对比。他指出在边远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带办教育的特殊价值。赵恕被任命为辽宁开元路教授，表明朝廷意在通过教育来转变当地习俗。苏天爵指出，象赵氏母亲这样教育儿子的角色，是母亲或妻子涉及创建书院比较罕见的例子。虽然不常见，但仍存在兴建书院时姻家起作用的例子。1340 年代，真定获鹿县创建太行书院时，姻家作出了关键性的帮助：“国子伴读高健作太行书院……其先君子惧其衰也，欲作庙以祀，未果而死，既终丧。健之母房发所畜粟帛以构书院。”⁸²

虽然许多具体内容已遗失，虞集关于江西袁州万载县张岩书院的记文，还是谈及家族和姻家对办书院也承担经济和其它责任：⁸³

宜春万载县获富里有古临江儒学教授千岩张君某世居之。尝得山水泉石之胜，於其南作亭钳园池广袤且四十年萍乡荣君南祥娶张氏，则千岩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孙既长而有立廩於其亲，而清诸舅氏畴，原因书院之旧而加葺之，以延师取友，率其族人。乡党子弟而就学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孙乃以元统乙亥（1335）之春鸠工尼徒致其缮治……割腴田地以具食。其舅氏又贖之……不数月而成且备矣……夫南山张氏之亭馆甚多而岳孙独先事於书院。关其志之所存，可谓知本者矣。⁸⁴

虞集将张岩书院建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之间。岳麓书院座落于西边衡山，白鹿洞书院座落于东边的庐山。这两所书院的规矩和遵循的朱熹和张拭的思想，对张岩书院深有影响。最后，他宣称“自岩学而出，则张氏荣氏之名显著於天下。”⁸⁵

除了虞集的叙述，没有任何其它历史文献，涉及有关张岩书院的人事和创建时间。仍旧，张岩书院的例子证明，一个担任地方教职的学者，其后代继承他的遗产而兴办书院。虞集提到，赵文（1239-1315）在一篇记文中赞美书院的景色和张家众多的房产。虽然时间不详，但可以确定铭文写于1315年以前。⁸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书院于1335年重建时，已获得朝廷正式认可。虽然虞集是朝廷重要官

81 苏天爵《新乐县壁里书院记》，2. 33--34.

82 危素《学说斋稿》（四库全书电子版），2. 33b 《太行书院先贤祠记》。

83 虞集《元蜀郡虞文靖公道园学古录》（台湾华文书局1911蜀本影印刊），29. 7b-9a. 《重修张岩书院记》。

84 虞集《重修张岩书院记》，29. 7b-8b-

85 虞集《重修张岩书院记》，29. 8b-9a.

86 虞集《重修张岩书院记》，29. 7b. 赵文，《青山集》（四库全书电子版）没有这篇文章。

员，但好像无力促成此事。但可以认为，姻家支持，对书院起重要作用。不过，这是一个姻亲荣家直接资助书院的个案。无疑，荣家也从与张家联姻而获益。

五： 结论

整个元代，一些家庭继续以兴办书院，作为提升家庭地位和入仕的途径。上述这些例子说明，从元初到元末，人们认识到儒家教育价值，书院，与促进家族财富的联系，从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具有地域分布广泛的特点。对于创办或重建书院的个人和家族，除了任命山长，从而提高家族成员的个人地位和家族财富外，还为他们的后代，在恢复科举考试以前和以后，提供了入仕的阶梯。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人士——以及非汉族人士——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元代的书院，也是非汉族官员和他们的汉族下属间相互适应的一个机关。这些官员支持当地汉族精英兴办或维持书院。这既为当地人提供受教育机会，也为汉人入仕提供一个机会。

收稿日期：2007-9-9

作者简介：万安玲，女，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